

沈鸿信 著

GuoGong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YanYi

國共演義

第一卷
第三冊

沈鸿信
著

国共演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一卷 第三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共演义. 第1卷. 第3册/沈鸿信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33-2294-5

I. ①国… II. ①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504 号

书 名: 国共演义 第1卷第3册

责任编辑: 李鞍明

书籍设计: 李 戎

版式制作: 冯乙平

责任校对: 吴信尧 周丽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31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294-5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第四十九章

蒋介石咄咄进攻大权在握

陈独秀步步退让陷于被动 / 1

第五十章

唐生智称兵驱赵欲主湖南

吴佩孚回光返照设帐汉口 / 33

第五十一章

看风使舵阎锡山统军联吴出晋

受命先锋叶希夷率团援唐北伐 / 49

第五十二章

蒋总司令长沙阅兵落马

陆镇守使平江兵败自杀 / 71

第五十三章

直奉军会师北京

国民军鏖战南口 / 87

第五十四章

吴佩孚南北转战胜败易手

曹渊营留书攻城壮志未酬 / 101

第五十五章

孙传芳调度大军参战

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 / 121

第五十六章

邓演达督师围攻武昌

蒋介石挥军大战洪州 / 141

第五十七章

孙传芳登门递降表

张作霖成立安国军 / 161

第五十八章

冯玉祥加入国民党

国民军五原大誓师 / 181

目 录

第五十九章	双杰对战信阳
	二虎共把长安 / 209
第六十章	求操纵蒋介石坚主迁都南昌
	靠民众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 / 225
第六十一章	蒋介石拼凑班底
	陈布雷受聘幕僚 / 249
第六十二章	提高党权武汉开中央全会
	巩固军权蒋介石杀机即起 / 267
第六十三章	前仆后继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众志成城各界民众成立临时政府 / 289
第六十四章	蒋介石白崇禧计议反共清党
	汪精卫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 / 317
第六十五章	郭沫若愤书讨蒋檄文
	蒋介石指挥反共政变 / 337
第六十六章	吴佩孚计出无奈仓皇入川
	李大钊威武不屈英勇就义 / 363
第六十七章	武汉政府北伐河南
	唐冯二军会师郑州 / 381
第六十八章	夏斗寅通蒋称乱
	叶希夷受命平叛 / 401

第六十九章

何芸樵幕后点火策划

第七十章

许克祥出面马日事变 / 419

第七十一章

主张不明陈独秀左右为难

刻意北伐冯玉祥附蒋反共 / 435

陈独秀停止职务

汪精卫公开分共 / 451

后记 / 475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 479



第四十九章

蒋介石咄咄进攻大权在握 陈独秀步步退让陷于被动

李之龙现在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1925年10月,平定杨、刘叛乱之后,28岁的李之龙被任命为海军局少将政治部主任,旋不久,担任海军局局长的苏联人斯米洛夫离任回国,李之龙又升任中将海军局代理局长。在黄埔军校,他的升迁不仅使同期学员望尘莫及,就是校内教职员也是相形见绌,如今他成了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地位最高的一个。李之龙接任海军局长以后,海军参谋厅厅长兼中山舰舰长欧阳琳受堂弟欧阳格恫吓,弃职逃港,李之龙便又兼任了中山舰舰长。

李之龙作为海军局局长,可以统领全部海军,为什么还兼一个舰的舰长?原来这中山舰就是陈家军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先生避难的永丰舰。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决定将这艘国民革命军中最大、装备最全的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舰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个舰的舰长也就水涨船高。人称海军中有实力的职务有三个,一则海军局长,二则参谋厅长,三则中山舰舰长,于此可见一斑。欧阳格知道堂兄欧阳琳也参与过走私活



动,便以此为借口进行恫吓,目的就是想吓走欧阳琳,自己能于参谋厅长或中山舰长两席中得一席之地。不料,欧阳琳逃走了,李之龙却兼了中山舰舰长,参谋厅长的席位也被他人占去,欧阳格却仍是海军学校副校长。李之龙不知欧阳格心中所想,上任以后大刀阔斧,风风火火地履行职责。他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只有六条未装火炮的小火轮在港口巡逻,无法封锁海口,走私活动猖獗,便派遣大虎、天安、山西、江雄、龙飞、汉口等六艘装有火炮的军舰参加封锁海

口,自己也常指挥中山舰往来巡察,每遇走私船,严惩不贷。中间拿获虎门要塞司令部差舰胜利号私拖盐船两艘,也一并扣押,报告汪精卫请求严肃处理。陈肇英向蒋介石哭诉,并托王柏龄央包惠僧为他讲情之后,包惠僧回到广州把情形告诉了陈延年,陈延年说:“李之龙也是太多事了,陈肇英走私,王懋功、吴铁城还不是一样走私吗?一个海军局长管得了这些事吗?他也没有给我们报告,你去找他一趟,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他,叫他把这些事向蒋介石报告,把奉命缉私的经过说明白。”包惠僧便特地去找李之龙谈这件事。李之龙哪里听得进去:“我是奉命办事,校长也不能管我,我同他不同系统,我何必向他报告?我只须向汪主席报告。”包惠僧气得想骂他这个湖北老乡,却没有骂出口,只说道:“之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我们现在是在国民党中干事,他们有多年形成的风气,非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对国民党员做的事不可太过认真,以免衔恨于人。”李之龙如何听得进,仍是得意洋洋地说:“你太过虑了。你瞧,这一架最新式的留声机是陈策送的,那一套新式沙发是欧阳格送的,海军将领差不多都同我处得不错。我马上就要办婚事了,到时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包惠僧问:“你的这些情况报告陈延年同志没有?”李



之龙说：“我因为忙，没有去。”包惠僧道：“你应该去，你是共产党员，你的行动关系着共产党的声誉，你不能只往汪精卫和苏联顾问那里去。”李之龙嘴上答应了，却仍然没有去。他并不认为他的升迁和所为会引起蒋介石的忌恨，照旧往来于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3月18日晚，他在季山嘉处会见了来访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回到文德楼寓所已是次日清晨，新婚妻子迎着他：“啊呀，你可回来了。昨晚深夜，欧阳格派了三个人来，说奉蒋校长之命，有紧急之事，让你派有战斗力的两艘兵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他们等你好长时间，后来我让他们到海军局去了。随后海军局邹毅科长又来找你，这是他给你留下的便函。”李之龙接过便函，果是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写，略谓：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飭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艘。李之龙阅毕，知是蒋介石调遣，不稍怠慢，即往对门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家中商量派自由舰前往。谢崇坚道：“自由舰新从海南返回，机件略有损坏，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李之龙乃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调遣。正要出门找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宝璧舰黄舰长持邹毅便函来请李之龙下一正式命令，李之龙乃用笺纸写了一张“着宝璧舰黄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的命令，递给黄舰长。黄舰长正要走，李之龙道：“黄舰长，你等一等，把给章舰长的命令一并带给他。”遂又用笺纸写了一张“着中山舰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的命令，交给黄舰长。黄舰长拿了两纸命令，找到章臣桐。二人立刻上舰起航，开赴黄埔，停泊在黄埔军校大门前，着人上岸向军校报到，升火待命。

李之龙送走黄舰长，靠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下，匆匆用了点早餐，便往海军局办公。他先叫来作战科科长邹毅，告诉他说：“宝璧、中山两舰已往黄埔，军校办事处没说具体执行什么任务、需用多长时间吗？”邹毅摇摇头：“他们没有说，只是口头传达的。”李之龙说：“那不行，你得让他们有一个正式公函。你去找欧阳钟，顺便问一下用多长时间。我想苏联代表团可能要参观中山舰的。”邹毅奉命而去，近午方回，将军校办事处补办的公函交与李之龙过目，说：“欧

阳钟说是蒋校长面谕,他未敢过问具体事项和所需时日。”李之龙看了看公函,内容如下: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

敬启者,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遣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为禱。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3月18日

李之龙看罢,交还邹毅,说:“我一夜通宵未眠,中午要睡一会儿,有什么事到家中找我。”

李之龙回到家中,用过午饭,刚刚上床闭上眼睛,邹毅急匆匆来报告:“李局长,军委会通知,苏联代表团准备参观中山舰,要中山舰做好准备。”

李之龙听罢,睡意全消。起床先打电话给邓演达,问两舰何时能执行完任务,邓演达在电话里告诉李之龙,两舰到后已向他报告,但他并不知道有何任务,让他们直接请示蒋介石。现在他仍然不知蒋介石用舰要做什么事,要调中山舰回去,还是直接报告蒋介石为好。

李之龙就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得到蒋介石允许。李之龙便让邹毅通知两舰开回省城。当晚黄昏,两舰回到省城,停泊在珠江。李之龙登舰与章臣桐布置官兵细心收拾一番,以迎接苏联代表团参观。看看准备妥当,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妻子正在等着他吃饭,他抱歉地说:“慧勤,我已经吃过了。”草草洗了洗,便和妻子脱衣上床睡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忽然被人撞开了。李之龙在酣睡中被惊醒,睁眼一看,却是陈肇英横眉立目地带着几个人站在床前。李之龙惊恐地问:“陈司令,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陈肇英一把扯

掉床上的被子,哈哈笑着,把赤条条的夫妻拖到地上,拳打脚踢,恶言相加,尽情羞辱一番,又将屋内翻箱倒柜搜查一番,这才让他们穿上衣服,把李之龙押往万福路第20师办事处楼上。但见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也被扣押在这里,李之龙正要和章臣桐说话,欧阳格走来,故意问李之龙:“李局长,为何这早起身?”李之龙气愤地说:“起什么身?是你们派人到我家把我拿来的。你们搞什么阴谋!”欧阳格冷笑道:“丢他妈的你还嘴硬!”遂命人将李之龙的军衣剥下,捆绑起来,用毛巾蒙住眼睛,又用两条毛巾塞进嘴里,然后绑架下楼,推上汽车,解到第1军经理处。经理处长徐桴已做好准备,一见李之龙被押到,便问:“是李之龙吧?”李之龙用舌头极力把嘴里的毛巾顶出来,睁大眼睛,说:“是。为什么要捉我?”徐问:“你有什么事对不起校长没有?”李答:“没有。”“中山舰是哪个派到黄埔去的?”“是校长的面谕,军校驻省办事处转奉我们派的,我们有公函可证。”“是哪个调回来的?”“军委会通知说苏联代表团准备参观舰队,曾用电话向校长请示,得其允许才调回来的。”“你能指挥哪几条舰?”“我以海军局长名义,舰队都可以指挥;以私人的名义,一条舰也不能指挥。”“你为什么这早就起身登舰呢?”李之龙怒发冲冠:“并未起床,是欧阳格、陈肇英他们派人到我家中,从梦中将我捆绑起来的。”徐桴道:“报告人说你深夜起来上船有暴乱之举动,你要从实招来!”李之龙更加气愤地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请处长转告校长,务必将报告人扣留,以免逃逸。”徐桴说:“好吧,我去报告校长。”乃借机离开。旋即将李之龙移到小房里,解开蒙住眼睛的毛巾,另加几条粗绳将他的手脚紧紧捆住,数名士兵监守。陈肇英犹不嫌解恨,过来喝令道:“校长命令,把这个混蛋绑紧一点儿!”监守士兵过来将粗绳紧了一遍。少顷,陈肇英又过来喝令道:“校长命令,再绑紧一点儿。”监守兵又竭力捆绑,只勒得李之龙两臂红肿,痛入骨心。陈肇英在旁吐着烟圈,说:“哈,我们伟大而亲爱的李局长,想不到会有今天吧!”李之龙愤然冷笑道:“哼,想不到你们会这样阴险可恶,卑鄙可笑!我要转告校长惩罚你们。”“别做美梦了,校长正在坐镇指挥捉拿你们这些共产党,你们这些共产党和老毛子都成了脸盆里的乌龟啦!走吧,我马上带你到造币厂去和你的共党同志见面。”说完,陈肇英

带领卫队用汽车将李之龙押至造币厂内,交第6团特务连监守。李之龙这才看到,第2师内的一些共产党员果然被监押在此处,方知大事不好。

蒋介石现在正在造币厂内坐镇指挥。

欧阳格吓走欧阳琳,本是为了自己当中山舰舰长,不料想军委会却任命李之龙兼任,参谋厅长也另有人选,欧阳格麻雀啄秕谷,空欢喜一场,仍旧是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还是个副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宠李之龙的缘故,满腔的愤怒集中对向李之龙。这一来,就被同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的陈肇英看在眼里,拉着他与第2师党代表缪斌等人频繁活动。张静江来后,便经常出入于张静江处。这日,他看到中山舰、宝璧舰开往黄埔,就按照张静江的交代,找到陈肇英、缪斌等人,四处传言:“共产党阴谋暴乱,要推翻国民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升起火炮,企图炮轰军校,劫走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莫斯科,事态万分严重。”然后,他们找到蒋介石,将传言报告。蒋介石心中有数,故意说:“你们不要无端猜测,我昨日要军校办事处向海军局要舰。”“你要舰,李之龙为何不派别的舰,却要中山舰去,到了黄埔,为何升炮露械?既去之,为何今日傍晚又返回?分明是侦得你不在黄埔,而在省城,又匆忙返回。”蒋介石又故意说了一些为中山舰开脱的话,欧阳格、陈肇英、缪斌只言无风不起浪,力劝蒋介石先下手为强。蒋介石看火候已到,方才定下决心:“好吧,既然共产党想推倒我,那我也就只好以牙还牙了!”他命令总监处军法处长马文车坐镇司令部,率了欧阳格、陈肇英、缪斌来到第1军经理处,派人找来第2师师长刘峙,第20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林振雄,新编第1师师长吴铁城,以及第2师团长惠东升、蒋鼎文,他看一眼众人,说:“共产党勾结苏俄顾问和汪兆铭,阴谋对我下手,推翻国民政府。现在,我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命令实行全城戒严。缪斌,你带人去先将第2师中所有共党分子扣押起来;蒋鼎文,你团立刻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和共产党的机关,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惠东升,你团立刻占领海军局,解除海军局部队的武装;王茂如、林振雄,你们带20师在省城的部队立刻前往黄埔,监视邓演达、邵力子、张治中等



人,防止异动,带上我签发的逮捕令,若有异动,可将他们逮捕拘押;吴铁城,你派出一部人马,包围汪兆铭的住宅,不让他随便出入,有人问起,你只道前往保护,另外你要亲自去公安局,仍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布置公安局配合戒严队伍行动。各位,如果共产党胆敢反抗,格杀勿论,不用请示!我的指挥地点设在造币厂,有何情况,可往造币厂找我。”缪斌、吴铁城、惠东升、蒋鼎文、王柏龄、林振雄等人得令而去,各自行动。

欧阳格、陈肇英看众人走了,迫不及待问蒋介石:“我们呢?”“欧阳格,你速派人去中山舰,从现在起,中山舰由你来掌握;陈肇英,你派人立刻去逮捕李之龙,和章臣桐一同交徐桴进行审问,尽快取得他们阴谋暴动的供词。刘峙,你马上通知何敬之,让他严密监视1师、2师中跨党分子的行动,得便时扣押!”

蒋介石交代完毕,带了卫队潜往造币厂。这时已是3月20日凌晨3点钟,广州全城开始戒严。缪斌将逮捕的第2师中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40多人一并带往造币厂关押,就在蒋介石身边负责联络。不久得到各处消息:已按校长命令包围各处,皆未遇到任何抵抗。又得马文车前来报告:“已密审李之龙两次,李之龙态度强硬,拒不供共产党有暴乱阴谋。章臣桐只说奉了李之龙命令。”蒋介石很不满意:“你们连一个李之龙也制服不住,你和徐桴审不了,加派第2军军法处处长戴贞纘会审。”马文车唯唯而去。蒋介石本希望能够遇到抵抗或李之龙屈打成招共产党有暴乱阴谋,如今见这两点皆不遂意,不免有些慌乱。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周恩来带了四个卫士往造币厂来了。蒋介石吩咐缪斌:“不能让周恩来与我见面。你去安排一下,先收了他卫士的枪,防止他与任何人接触。”

周恩来17日才从东江回到广州。他兼东江专员之后,大刀阔斧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已经打开了东江新政权的局面。然而,由于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确定中共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只以在野党地位对国民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监督,陈对周恩来担任东江专员颇不满意。周恩来便向国民政府请辞东江专员,专任军中职务。国民政府初时并不同意,直到蒋介石惧怕周恩来扩大影



响,向汪精卫提出更换东江专员人选之后,国民政府才批准周恩来辞职。接着,周恩来又接到蒋介石电报,要他回广州。他17日回到广州,耳闻广州市谣言甚多,恰似廖仲恺遇刺前情景,又见蒋介石同右派分子来往密切,同蒋见面之后,蒋神色不对,说话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似有满腹心事的样子,引起周恩来警觉。惜陈延年往京沪参加会议未归,周恩来只得将自己的怀疑告诉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兼任苏联顾问团翻译的张太雷,请他转告苏联首席顾问季山嘉。2月份,鲍罗廷向国民政府告假回国,先往北方去了,便由季山嘉担任苏联顾问团的首席顾问。季山嘉来华时间不长,到广州后多和汪精卫等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及共产党员打交道,对广东形势颇为乐观,听了张太雷的转告,很不以为然:“你们不要疑神疑鬼,蒋介石是靠我国援助和中共帮助发展起来的,现在布勃诺夫率领的我国代表团在此,他决不敢乱来的。”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回话,真是无可奈何,张太雷安慰道:“延年这两日便要回来,等延年回来,区委再研究吧。”周恩来只得暂且作罢。3月19日,陈延年从上海回来,周恩来约定次日与他详谈。不料早上起来,就见住房前后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监视着,周恩来甚感诧异,及至一问情景,方知苏联顾问团、香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区委、海军局,甚至汪精卫的住宅,都被蒋介石派兵包围了。周恩来大吃一惊,回房对邓颖超说:“我得去见蒋介石。”邓颖超说:“蒋介石已将你视为眼中钉,你这样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周恩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种局势总是要有人出面的。我周恩来堂堂正正,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并没有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岂能被蒋介石吓倒?”说罢,带了四个卫兵出得门来。执行戒严的官兵们都认识他,敬爱他,并不阻拦。周恩来不时停下来和他们谈话,从一些军官的谈话中巧妙地分析出蒋介石在造币厂。他来到造币厂,却是造币厂门口的岗哨刚得了缪斌的命令,虽然认识他,却还要查看他的证件,看过证件后,一个军官领他到造币厂办公室去。周恩来一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跟进门的四个卫士却被人缴了械,被推进了旁边的小屋子。周恩来勃然大怒,出门斥责道:“我是党代表,你们为什么要缴他们的械?”领头的军官诺诺地说:“我们是奉蒋校长和缪党代表的命令。”“蒋校长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周恩来道:



“好吧，你们既然是奉命行事，我也不为难你们，只是你们不许为难我的卫士。”他往前走了几步，看到第2师内的共产党员们被捆绑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他还要往前走，岗哨不准他再往前去。周恩来知道自己已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反倒格外镇静下来，想了想，想起了与蒋介石直接通话的办法。他回到厂办公室，拿起桌上的电话，一改寻常先报自己姓名的习惯：“给我接蒋总指挥！”

蒋介石不知是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拿起了也不好再放下：“周主任，你怎么来了？”“蒋先生，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扣押第2师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把我的卫士缴了械？没有你的命令，谁敢这样做？”“是这样的，李之龙及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2师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只得集中看管。”“集中看管，何必还要捆绑呢？蒋先生，几个月前，他们都在东征前线浴血奋战，很多人流过血受过伤，现在受到这种对待，岂不太不公平！我希望蒋先生能合理解决这件事！”“谁让他们捆绑的？我马上派人去查这件事！”“那就好。既然如此，我希望蒋先生能给我派几名卫士来。也希望蒋先生能尽快查明事情真相，妥善解决，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蒋介石放下电话，叫缪斌给周恩来派去几名卫士，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周恩来出造币厂大门。

等到下午，李之龙不招供有叛乱阴谋，各处也无反抗行为。蒋介石正在思索着如何收场，人报何香凝来到。蒋介石连忙迎出去，笑着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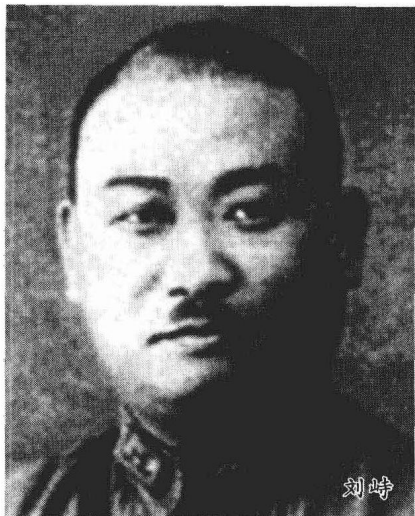




香凝打招呼：“廖夫人！”何香凝一脸不快。她往苏联顾问团去会见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才知道蒋介石已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驻地，不准任何人进去。她好生气恼，四处寻找蒋介石，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了他。她直截了当地问：“中正，你为何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蒋介石一时不好回答：“这个，这个……”何香凝说：“中正啊，总理逝世，骨尚未寒，仲恺殒命，血也未干，你却干出了这种事！你不想想，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多么大，只有苏联，才可以帮助打通中国革命的出路前途，你却这样对待苏联顾问和苏联代表团，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蒋介石赔着一脸笑：“请夫人息怒。事出有因，介石也是迫不得已。我马上按夫人的吩咐去做。”他对一旁的刘峙道：“快去传令，广州市戒严解除，队伍撤回原地！”

周恩来的软禁被解除了，四名卫士的枪械也被发还。蒋介石同意周恩来去看看汪精卫。周恩来从汪精卫处出来，已是深夜。事情尚未结束，他不便去见区委任何人，也不便去苏联顾问处，以免给人造成一种口实。但总得想办法了解情形，周恩来想到了第20师党代表包惠僧。回到家中，他与包惠僧通了电话，知道他还自由，便让包惠僧到他家来一趟。包惠僧来后，周恩来对他说：“事情是很显然，新右派制造谣言，包围蒋介石，李之龙落到新右派的圈子里，他已被捕了；第2师的共产党员都关起来了。虽然目前尚没有侵犯我们，这个局势是否算稳定，还很难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去看过汪精卫，他气得两眼发直，用手捶胸，以头碰壁，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毫无主意。在蒋、汪之间的唯一的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就是谭祖安。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可能，你可以去看看王柏龄和刘峙，看能不能了解一些情况，以便我们制订对付之策。”包惠僧从周恩来家里出来，便往文德路去看王柏龄。王柏龄让进了包惠僧，包惠僧问：“茂如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怎么不打我一个招呼呢？”王柏龄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勾结一起，要把校长骗到中山舰上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装，

李之龙也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同海军局打吗?”“也许不止是海军局吧。”包惠僧便顺着王柏龄的语气又问:“就你所说的情况,就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校长不肯这样干,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卿。”包惠僧与王柏龄又胡乱扯了一番,便告辞出来,又去到刘峙处:“经扶,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刘峙道:“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包惠僧见问不出所以然,略坐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妻子夏松云告诉他:“陈延年派人来通知,叫你这几天少出门,夜晚不要住在家里,行动要简单轻便一点,不要坐汽车,不要带卫兵,也不要到他那里去,有事他派人来通知你。我们门口有几个便衣侦探走来走去,你知道吗?”包惠僧探头向外一看,果然如此,方知自己也已被盯上,难怪王柏龄、刘峙和自己打哈哈,也紧张起来,当天晚上便悄悄躲进西濠口亚洲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住下。



陈延年毕竟放心不下,密约了周恩来、毛泽东见面研究对策。周、毛二人皆言蒋介石反共面目此番暴露无遗,且擅自动兵戒严引起了汪精卫和各军高级军官的愤慨,希望共产党表明态度以便给蒋介石以惩罚,应该借此时机,联络各军军长,反击蒋介石。陈延年说:“我亦有此意。不过此事太大,尚须向中央报告,我先去征求一下苏联顾问的意见。”陈延年去东山苏联顾问团驻地与季山嘉会面。季山嘉一副颓唐的样子,不等陈延年说完,就摇着手说:“这事不要再提,我很快就要回国了。”陈延年不解,找到张太雷问内中详情,张太雷告诉陈延年:“事情发生以后,布勃诺夫批评了季山嘉和其他苏联顾问,说他们对广州形势过于乐观,这次事件是由于顾问团和中共工作上的冒进、包办引起蒋介石等人不满而造成的。他派人去约见了蒋介石,问蒋介石包围苏联顾